

唐語林

二

唐語林卷三

方正

狄梁公仁傑爲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修供頓并州長史李元冲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者必致雷風欲別開路仁傑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敢害而欲避之元冲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歎曰可謂真丈夫也後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其風俗歲時尙淫祀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並令焚之有項羽廟吳人所憚仁傑先檄書責其喪失江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之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因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耳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爲言元方曰不爾是欺之也

裴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元宗謂宰相曰裴光庭性惡惡如扇驅蚊蚋焉

宋璟爲廣府都督元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勳馳驛往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勳交一言思勳以將軍貴倖殿中訴于元宗上嗟歎良久拜刑部尙書

代宗惑釋氏業報輕重之說政事多託於宰相而元載專權亂國事以貨成及常袞爲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尊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齶伯於是京師語曰常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於衆中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爲鼠輩養資豈所以裨政耶由是爲持權者所忌建中初祐甫執政中外大悅

郭尙父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

候杖殺之諸子泣訴虞候縱橫之狀公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客歎息數四以其事告客曰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孀兒非奴才而何

中書侍郎張鎬爲河南節度使鎮陳留後兼統江淮諸道將圖進取中官絡繹鎬起自布衣一二年登宰相正身特立不爲苟媚閹宦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爲閹豎所嫉稱其無經略才徵入改爲荆府長史未幾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使相里造爲禮部郎中時宦官魚朝恩用事稱詔集百僚有所評議凌轢在位宰相元載以下唯唯而已造抗言酬對無降屈之色朝廷壯之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袞當國祐甫每見執政問事未曾屈舍人岑參掌誥屢稱疾不入宿直人雖憚而不敢發崔獨入見以舍人移疾旣多有同離局袞曰此子羸病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

相公若知岑舍人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安可以疾辭王事乎  
袞默然無以奪也由是心銜之及德宗在諒闇中袞矯制除崔爲河  
南少尹上覺其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袞謫于嶺外

李惇爲淄青節度判官其使尙衡弟頗干政惇屢言之衡曰兄弟孤  
遺相長不忍失意惇曰君既愛之當訓以道何使其縱恣衡家又好  
禱車輿出入人吏苦之惇又進諫衡不能用他日衡對諸客有所問  
惇曰惇前後獻愚直大夫不用今復何問衡曰吾子好爲詆訐惇曰  
忠言詆訐久居何益請從此辭遂趨出衡怒不使追之

裴藻者延齡之子應鴻辭舉延齡于吏部候消息時苗給事及杜黃  
門同時爲吏部知銓將出門延齡接見探偵二侍郎口氣延齡乃念  
藻賦頭曰是冲仙人黃門顧苗給事日記有此否苗曰恰似無延齡  
仰頭大呼曰不得不得敕下果無名藻者劉禹錫曰當延齡用事之

時不預實難也非杜黃門誰能拒之

韓太保舉爲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陳必于紫宸殿對百寮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于此不盡可來延英訪及大政多所匡益或謂皋曰自乾元已來羣臣啓事皆詣延英得盡公何獨于外庭對衆官以陳之無乃失于慎密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剛植柔惟在于公何故不當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肅宗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延英後來得對者多私自希寵干求相位奈何以此爲望哉

高平徐宏毅爲知彈侍御史創置一知班官令自宣政門檢朝官之失儀者到臺司舉而罰焉有公卿大僚令問之曰未到班行之中何必拾人細事宏毅報曰爲我謝公卿所以然不以惡其無禮于其君

案此  
有脫  
文下

代宗時久旱京兆尹黎幹于朱雀門街造龍召城中巫覡舞雩幹與巫覡史起舞觀者駭笑經月不雨幹又請禱于文宣王上聞之曰臣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罷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及是大霈百官入賀

李希烈跋扈蔡州時盧杞爲相奏顏魯公往宣諭而謂顏曰十三丈此行自聖意顏曰公之先忠烈公面上血是某舐之忍以垂死之年餌虎口杞聞之踣焉盧卽是御史中丞奔之子

裴漼爲陝府錄事參軍李汧公勉除長史充觀察始至官屬吏謁訖令別召裴錄事與之語公曰少頃有讌便請隨判官同赴凡三召不至公怒明日召漼讓之曰久聞公名故超禮分相召何忽而不至漼曰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宴汧公曰吾過矣遂請入幕漼之子充太常寺太祝年甚

少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輩皆上中考充訴于卿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常職重地高不同他寺本設考課爲獎勵有勞則書豈繫于官秩若一以官上下爲優劣則卿當上上考少卿上中考丞中上考主簿中考協律下考某等當受杖矣卿笑且慙遂特書上解後累遷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張萬福以父祖力儒不達因焚書從軍遼東有功累官至右散騎常侍致仕萬福爲人慷慨嫉險佞雖妻子未嘗敢輒干嘗徑造延英門賀諫官陽城雪陸贄冤時人稱之仕宦七十年未嘗病一日雖不識字爲九郡皆有惠愛

順宗寢疾韋執誼王叔文等竊弄權柄憲宗在東宮執誼懼之遂令給事中陸質侍讀潛伺上意因解之及質發言上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讀何得言他惶懼而出



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爲饒州刺史先是郡城已連失四牧故府廢者七稔公蒞任後命啟鑰而居之郡吏以有怪堅請公曰神好正直守直則神避妖不勝德失德則妖興居之在人

李忠公之爲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牀吏人相傳移之則宰臣當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願焉敢徹而焚之其下鏟去聚壤十四畝議者稱焉

裴先德埴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而至埴給卹甚厚從容款狎乘閒求京府判司埴曰公誠佳士也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卻得其執守如此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公于市中杖

殺之及因入對憲宗正色詰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典法不獨試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奏若在坊內則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郢嘗遇張于途去蓋下馬而拜張卻之不從他日張言于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尙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子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聞深謝之壽郎仲郢小字也公綽爲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徵其出妓者公綽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灑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

解頭張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可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  
韓愈病將卒召羣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  
誑人云韓愈癩死也

文宗時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襲父帥潞少年明俊自謂河朔近無  
倫比公卿輻湊其門廣納金帛于權倖名譽甚著求帶平章事人多  
許之而憚宰相李固言欲觀其意遇休暇謁于私第遂言其情固言  
曰僕射先君以天平功書于簡冊及鎮上黨近二十年但聚斂貨財  
雄壯軍旅不發一卒戍邊未嘗修朝覲之禮及卽世後僕射從三軍  
之情擅領戎務坐邀爵秩朝廷以僕射先君勳績不絕賞延當領偏  
師輸忠滄景遂不行典憲將何以上報國恩旣不能效田承嗣張茂  
昭王承元攜家赴闕永保祿位則請邊陲一鎮拓境復疆朝廷豈不  
以衰職命賞區區求之一何容易從諫矍然失色再拜趨出從諫厚

結倖臣竟加同平章事宰相餞于郵亭李公曰相公少年勉報國恩幸保家勿殃後嗣從諫以笏叩額下淚至鎮謂將校曰昨者朝覲遍觀德望唯李公峻直貞明凜凜可懼真社稷之臣也

唐尚書特太和六年尉渭南爲京兆府試進士官杜丞相悰時爲京

兆尹將託親知閒等第

原註時重  
人內爲等第

召公從容兼命茶酒及語舉人

則趨而下階俯伏不對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內近三十餘人數年內皆及第無缺落者前後莫比

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忽中夜有內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奩簾幕重蔽見二中尉對燭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有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實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

于八荒豈可輕議二中尉默然無以爲對良久啓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于殿上二人趨階而數文宗過惡上惟俛首又曰不爲此拘木枕錯失不合更在坐矣仍戒慎由曰事泄卽汝也于是二中尉自執炬送慎由出殿門復令中使送至院拘木枕者俗談強項也慎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縢其事付其子垂休遂切于剿絕宦官者由此

李相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謁石于私第故事百寮將至宰相宅前驅不復呵元賞下馬石未之知方在廳若與人訴競者元賞問焉云軍中軍將元賞排闥進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注撫蠻夷和陰陽安百姓叶衆心無敢乖謬升絀賢不肖賞功罰罪皆公之職安有軍中一將而敢如此哉夫貴賤失序綱紀之紊常必由之苟朝廷如此猶望相公整頓頽壞豈有出自相公者卽疾趨而去顧左右曰

無禮軍將可擒于馬下橋祗候元賞比至則袒臂跽之矣中尉仇士良有威權其輩已有訴之者宦官連聲傳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賞不答卽命杖殺之士良大怒元賞乃白衣請見士良士良出曰敢必杖殺軍中大將可乎元賞卽具言無禮狀且宰相大臣也中尉大臣也彼既可無禮于此此獨不可以無禮于彼乎國家之法中尉所宜保守一旦壞之可惜某已白衫惟中尉命士良以其理直命左右取酒飲之而罷石從子庾少擢進士第石之力也累拜監察御史在東都崔相鉉鎮淮南到洛累日不拜瑩庾封其節將奏之時人稱焉

武宗數幸教坊作樂優倡雜進酒酣作技諧謔如民間宴席上甚悅諫官奏疏乃不復出遂召優倡入敕內人習之宦者請令揚州選擇妓女詔揚州監軍取解酒令妓女十人進入監軍得詔詣節度使杜

悰請同于管內選擇悰曰監軍自承旨悰不奉詔書不可擅預椒房  
事監軍怒奏之宦者請並下悰上曰不可藩方取妓女入宮掖非禹  
湯所爲斯極細事豈宜詔大臣杜悰累朝舊德深得大體真宰相也  
及悰入相中謝上曰昨詔淮南監軍選擇酒令妓女欲因行幸舉酒  
爲歡樂耳音聲使奏偶然下命朕德化未被而色荒外聞賴卿不徇  
苟且不然天下將獻納取悅朕何由得知報卿忠讜命卿作相內懷  
自賀如得魏徵懿安郭太后旣崩禮院檢討王皞請祔景陵配饗憲  
宗廟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宗元妃  
汾陽王孫迨事順宗爲婦憲宗崩事出曖昧母天下五朝不可以疑  
似之事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皞聲色益壯宰相將會食周墀立敏  
中廳門以候敏中語墀正爲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問其  
事皞益不屈墀以手加皞額賞其正直翌日皞貶句容縣令墀亦免

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令狐綯爲山陵禮儀使奏皞爲判官皞又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韋澳爲京兆尹豪右斂手鄭光宣宗舅莊租不納澳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英問澳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尙在限內來日卽不得矣澳旣出上連召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白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卻頃

刻而租足

案此事已見政事門文有異同今並存之

李景讓夏侯孜立朝有風采景讓爲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柏王覲不稱職請移他官孜爲右丞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瞻無聲績諛諧取容誠改太子中允瞻爲鳳州刺史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皆封泥之懼其劾奏也然終



以強毅為衆所忌故事除大夫百日內他人拜相謂之辱臺景讓未旬蔣相仲先拜景讓除西川節度不踰年致仕歸東都

崔瑤知貢舉以貴要自恃不畏外議勝出率皆權豪子弟其弟兄見

之輒曰勿觀察吾眼案此下有脫文

劉允章祖伯芻父寬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臧否為己任及

掌貢舉尤惡朋黨初進士有十哲之號皆通連中官郭纁羅虬皆其

徒也每歲有司無不為其干撓根蒂牢固堅不可破都尉于琮方以

恩澤主鹽鐵為纁極力允章不應纁竟不就試比考帖虬居其閒允

章誦其詩有簾外桃花曬熟紅不知熟紅何用虬已具在去留中對

曰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頃

之唱落衆莫不失色及出榜惑于浮說予奪不能塞時望允章自鄂

渚分司東都其制中書舍人孔晦之辭弟紆為諫官乃允章門生率